

青少年优秀图书
课外阅读



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

YUWENXINKEBIAOBIDUJINGD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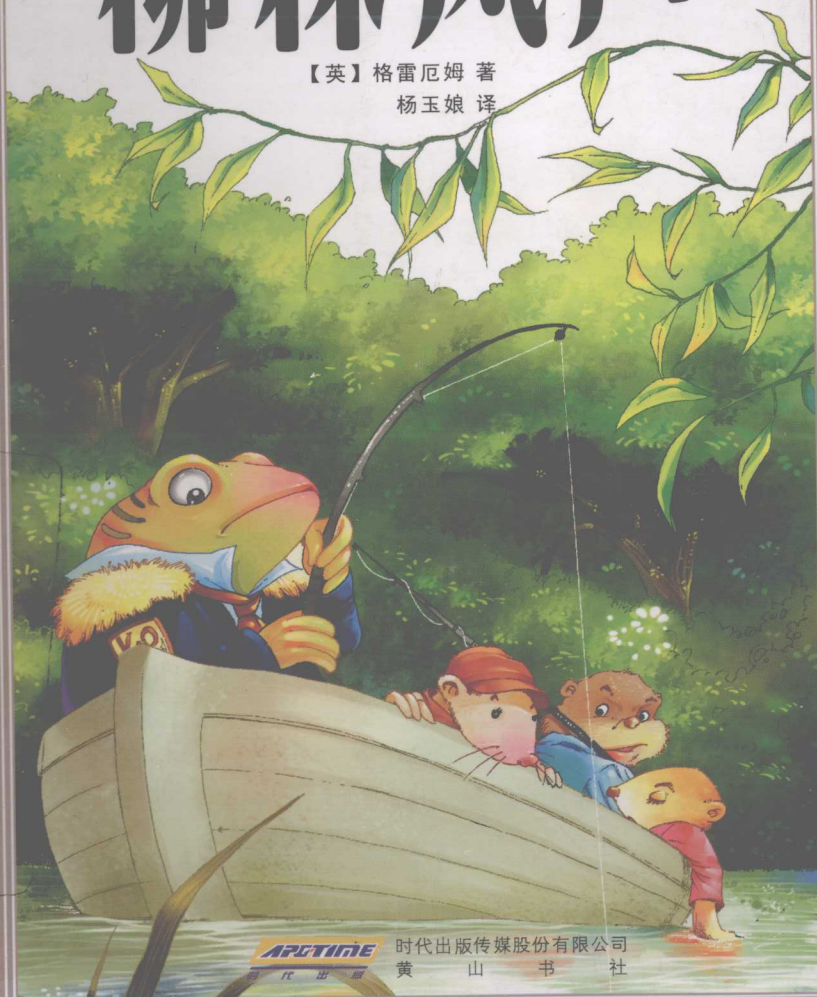


教育部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

柳林风声

【英】格雷厄姆 著

杨玉娘 译



ARTIME
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黄山书社

教育部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

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

YUWENXINKEBIAOBIDUJINGDIAN



LIULINFENGSHENG

柳林风声

【英】格雷厄姆 著

杨玉娘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林风声 / (英) 格雷厄姆 (Grahame, K.) 著; 杨玉娘译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09.4

(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)

书名原文: Wind in the Willows

ISBN 978-7-5461-0482-9

I. 柳… II. ①格…②杨… III. 童话 - 英国 - 现代
IV. 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9096 号

柳林风声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

地 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

策 划: 任耕耘 特约编辑: 林 雅 责任编辑: 周 红

封面设计: 姚 娟 版式设计: 姚忻仪

印刷: 武汉市佳汇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1/32 880×1230 字数: 130 千字 印张: 6.5

版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61-0482-9 定价: 10.00 元

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厂家调换

前言

《柳林风声》是英国作家肯尼斯·格雷厄姆的作品。格雷厄姆 1859 年出生于爱丁堡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。在格雷厄姆的母亲病逝后，外公外婆便把他带到乡间抚养长大。1899 年，格雷厄姆结婚了。1900 年，他的儿子艾勒斯岱出生。小名叫“老鼠”的艾勒斯岱体弱多病，时常缠绵病榻，于是总是听父亲格雷厄姆讲故事打发时间，而这也正是《柳林风声》一书的源起。本书首次出版于 1908 年，在这同时，格雷厄姆也因意外事故自银行退休，返回了孩提时代就熟识的村庄生活。而他小时候的生活空间，后来就成为了《柳林风声》中鼹鼠、老鼠、獾与癞蛤蟆先生结伴畅游的世界。

故事囊括了英国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——时而像春天柳林间穿过的清风，清新优雅；时而像正午河岸边的微风，夹着泥土和原野的气息；时而又带着些许狂野的味道。

书中的主人公是四个拟人化的动物：恭顺的鼯鼠、聪明严谨的老鼠、老成持重的獾，还有一个放浪不羁的蛤蟆。当在雪地里冷得直打哆嗦的鼯鼠和河鼠终于进到獾先生舒适的家，钻进带着肥皂香味的被窝；当他们第二天起床看见餐桌旁吃着荞麦粥的两只小刺猬；当蛤蟆先生跳上令他心弛神往的那辆豪华汽车，“轰隆”一声发动引擎，然后扬长而去……这些时刻，听着故事的眼睛都会迸发出光芒，几乎想立刻跳进那个童话世界。它不仅会带领读者去经历动物主角们随着季节变化的生活故事，还会让你领略到柳林中萦绕的那份友谊与温情。

这部作品文字十分优雅动人，像是一部散文诗似的小说。风靡全球，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，历久不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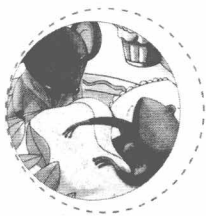
编者

目 录



第一章 河岸 1

第二章 大道通衢 17



第三章 野树林 32

第四章 獾先生 47



第五章 温馨家园 62

第六章 蛤蟆先生 80

柳
林
风
声
L
I
U
L
I
N
F
E
N
G
S
H
E
N
G





第七章 黎明前的笛声 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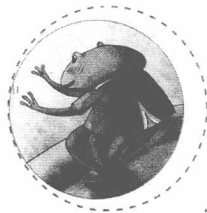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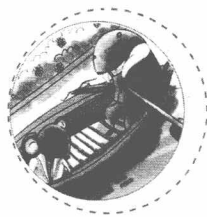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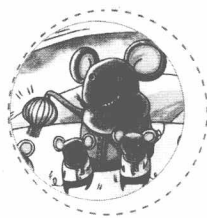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蛤蟆历险记 109

第九章 浪迹天涯的旅行者 124

第十章 蛤蟆历险记续篇 144

第十一章 他的泪如夏雨滂沱 165

第十二章 荣归故里 186



第一章 河岸

一大早，鼯鼠就开始了春季大扫除。他先是拿扫帚扫地，接着用掸子掸灰尘；然后爬上短梯，踩着台阶，站在椅子上粉刷四壁。这场劳动害得沙子进了喉咙和眼睛，一身乌溜溜的毛皮溅得到处都是白石灰水，手也酸，背也疼。春意头顶上方的空气中吹拂，在脚底的土地里游动，在他周围飘荡，就连他那昏暗低矮的小屋内，也弥漫着春日满盈盈的希望和渴望的气息。这也就难怪他会突然把刷子往地板上一摔，直嚷着：“好烦哪！”“讨厌死了！”“去他的春季大扫除！”随即连外套也来不及穿，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屋外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急切地呼唤他。

鼯鼠三步并作两步赶往通向碎石车道的峭直小地道，这条车道属于那些住在更靠近空气和阳光的动物们。他一面七手八脚地用他的小爪子又挖又刨，边摸索边挤，再挖再刨，再摸索再用力挤；一面喋喋不休地唠叨：“上啊！上啊！快上前吧！”最后终于“噗”的一声，他的口鼻钻进了阳光里，身体在暖洋洋的青草上连打好几个滚。

“好棒啊！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这比粉刷墙壁好多啦！”

柳
林
风
声

L
I
N
E
S
H
E
N
G





阳光暖烘烘地照在他的毛皮上，微风柔柔地吹拂着他那被晒烫的额头。在与世隔离的地洞里蛰居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后，鼯鼠的听力迟钝了。鸟儿们快乐婉转的歌声，在他耳里听来活像大呼小叫。在生气蓬勃的喜悦和免除大扫除的欢愉中，他四肢同时弹跃，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草地另一头的树篱前面。

“站住！”一只老兔子守在树篱的缺口说，“通过私人道路先付六便士。”

鼯鼠不但昂首阔步地沿着树篱走，还满口乱嚷嚷，戏弄那些急忙从洞里蹦出来瞧瞧外头在吵些什么的兔子，而且还趁他们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时就跑掉了，丢下那些兔子彼此一如往常地互相抱怨。“你真笨哟！怎么不告诉他说——”“喂，你怎么不说——”“你本来可以提醒他说——”诸如此类的话。不过，当然啦，就像以往每次一样，太迟啦！

一切似乎都好得不像真实的。他劲头十足地在大草地上四处逛，顺着灌木树篱，穿过一丛又一丛的矮树，处处看到鸟儿在筑巢，花儿在吐蕊，树叶儿也一叶叶地舒放开来——万事万物都是那么快活忙碌、欣欣向荣。他丝毫不觉得良心在鞭策着他，对他细声叮咛：“快粉刷墙壁啊！”而是感到在这一大堆忙个不停的居民间当个懒骨头是多么快活啊！

他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，心想自己真是快活到了极点！冷不防，已经站在一条涨满水的河流边。他从小到大还没

有见过任何河流。这只弯弯曲曲、光滑饱满的动物，沿路追逐嬉笑。它一会儿笑呵呵地抓住某样东西，一会儿又哇哈哈地把它放走，再冲上前去纠缠新的玩伴。它们挣脱开了，马上又被抓住。鼯鼠看着着了迷，如痴如醉。就像个被故事吸引得入了迷的小小人儿，老追在那人身边跑来跑去一样，鼯鼠也顺着河畔快步奔跑。等到终于跑累了，他才在河岸边坐下来。

他坐在青草地上隔着河向对岸望，看见就在河水边上有有个暗暗的洞。他开始出神地想象，对于一只没有什么需求又喜欢在小巧河滨居住的动物来说，只要不会被水淹，又远离尘嚣，那就是相当舒适的住所啊！正当他凝望着那个洞穴时，似乎有个明亮的小东西在洞穴的中心一闪而逝，紧接着又像颗小星星一样再度闪闪发亮。但此时此地，那不可能是颗星星，而若是只萤火虫的话，却又显得太亮了。鼯鼠正在朝它凝望时，那东西对他眨了眨眼，令他明白那是双眼睛。渐渐地，一张小脸就像图画四周的框一样，围绕它的四周成形。

一张长了胡须、棕色的小脸。

一张庄严的脸，眼睛里闪着光，就是一开始吸引他注意的那种光。

一对小巧玲珑的双耳，一身浓密光滑的毛。

是只老鼠！

两只动物站在那里，小心谨慎地打量着对方。

柳
林
风
声
L
I
U
E
I
N
F
E
N
G
S
H
E
N
G





“嗨，鼯鼠！”老鼠先打招呼。

“嗨，老鼠！”鼯鼠也喊道。

“你要过来吗？”老鼠问道。

“哼，说说倒容易。”鼯鼠冲口而出。河流、河滨生活，还有河滨生活的方式对他来说都很新奇。

老鼠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弯下腰解开一段绳子用力拉，然后轻巧地跨入一艘鼯鼠早先没注意到的小船里。小船的外壳漆成蓝色，里面是白色的，大小只容两只动物搭乘。鼯鼠虽然不完全明白它的功用，但是整颗心却马上对它充满了向往。

老鼠干净利落地把船划到这边岸旁系牢，鼯鼠战战兢兢地往小船里跨，老鼠则老练地伸出前爪。“扶稳喽！”他说，“好啦，来，轻一点跳进来！”接着鼯鼠便喜出望外地发现自己真的坐在一艘真正的船只的尾部了。

“今天真是美妙！”他看着老鼠把船推离河岸，再度摇起船橹，说，“你知道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坐船呢！”

“什么？”老鼠张大嘴巴嚷着，“第一次坐——噢！我的天哪——那么你一向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坐船真有那么好吗？”鼯鼠怯怯地问。当他一靠在座位上，打量着船上的坐垫、船桨和桨架，以及所有迷人的设备，感觉船身在轻轻摇荡，就已经准备好要相信了。

“好？这是天底下最棒的事情了！”老鼠边探身向前摇桨，边郑重地说，“相信我，年轻朋友，没有一件事——

绝对没有一件事——能比得上光是在船上消磨时间那么值得做，连一半都不值。光是消磨，”他如梦似幻地反复说着，“在——船上——消磨时光，在船上——”

“小心前面，老鼠！”鼯鼠蓦然大叫。

来不及了。小船全速撞上河岸，那沉醉在白日梦中的快乐划船手四脚朝天地仰躺在船底。

“——或者傍着小船——消磨时光。”老鼠爽朗地大笑，然后接着说，“不管在船上或者船下都无所谓。迷人就迷人在这里，似乎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。无论是离开也好，不离开也罢；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也好，抵达别的地方也行，总是忙忙碌碌，也总是不会特地去做什么。等你做完这事总是还有别的事要做，如果你高兴尽可以去做，不过最好还是别去做。喂！要是你今早真的没有什么事要做，咱俩一块儿顺流而下，泛舟一整天可好？”

鼯鼠快活得来回摇动他的脚趾，心满意足地扩张胸肌，长吁了一口气，然后喜滋滋地靠在软软的坐垫上。“我将拥有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！”他说，“咱们快快出发吧！”

“嘿，稍等一下！”老鼠把缆绳穿过栈桥上的一环，打个结扣住，然后爬到码头上面自己的洞穴里，不一会儿工夫又顶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柳条点心篮，摇摇摆摆地出来了。

“把这个推到你脚底下去。”他把篮子递下船，关照鼯鼠处理，然后解开缆绳，再度摇起双橹。

柳
林
风
声

l
i
u
l
i
n
f
e
n
g
s
h
e
n
g





“那里头装了些什么？”鼯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问。

“里头有冷鸡肉，”老鼠一口气回答道，“冷舌头、冷火腿、冷牛肉、腌小黄瓜沙拉、法国卷饼、水芹、三明治、罐装肉姜汁、啤酒、柠檬汁、苏打水——”

“喂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”鼯鼠忘形地大叫，“太多了！”

“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”老鼠认真地问，“这是我平常短程旅行时携带的东西，而别的动物老是说我是个小气鬼，寒酸极了！”

鼯鼠一个字也没听进耳朵里。他全神贯注于眼前展开的新生活里，陶醉在那闪闪的波纹、涟漪、阳光里，还有种种气味、声音里，一只手伸进水中拖曳，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来。

好心的老鼠也强忍着不去打扰他，从从容容地划着小船。

“老兄，我非常喜欢你的服装。”大约经过半个小时后，他开口谈道，“改天等我能买得起时，我就要替自己买套黑色天鹅绒家居服。”

“抱歉，你说什么？”鼯鼠努力集中精神，“你一定觉得我很无礼，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实在太新奇了。原来——这——就是——条——河！”

“是河流。”老鼠纠正。

“你真的住在河边吗？多么愉快的生活啊！”

“住在河边、河旁、河上、河里，”老鼠说，“它是我的兄弟姐妹、姑姑阿姨，是我的伙伴，还有食物和饮料，另

外还是我的清洁剂。它是我的世界，别的什么世界我都不
要！它没有的东西都不值得拥有，它不知道的事情都不值
得知道！天哪！我们曾共度多少美好的时光！不管是春夏
或秋冬，都有它的乐趣。当二月河水泛滥时，我的地窖和
地下室里都溢满了水，混浊的水从我的卧室窗口流过；而
等到水全退了，露出一摊摊闻起来像葡萄干蛋糕味道的烂
泥巴，还有堵塞地道的水草、灯芯草。这时，我可以在绝
大部分杂物上、泥巴床上闲逛，还可以找到新鲜食物吃，捡
到粗心大意的人们掉到船外的东西呢！”

“可是只有你和河流，完全没有别人可以互相交谈，”鼹鼠放大胆子问，“有时候不会有点无聊吗？”

“没有别人可以——算啦，我不能对你太严苛，”老鼠容忍着说，“你对这些不熟悉，自然不懂。近来河岸拥挤得不得了，以至于很多人都一齐搬走了。噢，不，并非一向如此，绝不是。水獭、翠鸟、小鸬鹚、红松鸡……整天都在这一带出没，而且老是要你去做点什么——仿佛人家没有自己的事要照料似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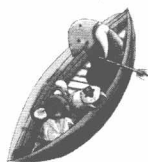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边那一大片是什么？”鼹鼠高举着一只爪子朝一片林地挥舞，林地边缘迷离地围绕着河流一侧的数片低平草地。

“那个？哦，那不过是个野树林罢了！”老鼠简短地回答，“我们这些河畔居民不常过去。”

“难道他们——难道住在那里的不是很好的人？”鼹鼠有点儿紧张。

柳
林
风
声

U
L
L
E
N
G
S
H
E
N
G





“嗯，”老鼠回答，“我想想看。松鼠们不错。还有兔子们——一部分啦，兔子里好的坏的都有。当然，獾也是好人。他住在野树林的中心，就算你付钱给他，他也不会搬到别处去住。亲爱的老獾！没人干扰他。”说完又郑重其事地补上一句，“最好不要去干扰他。”

“哦，有谁会干扰到他呢？”

“嗯，当然——会有——别人，”老鼠支支吾吾地说明，“像黄鼠狼、白鼬，还有狐狸，等等。他们多多少少还算好啦，我跟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碰面时也会共度一天的。不过，无可否认的，有时他们会突然翻脸——总之，你绝对不能真正地信赖他们，这是事实。”

鼯鼠深知老谈论些可能带来困扰的话题有违动物礼仪，就连只是略微提及也嫌失礼，于是舍弃这个话题。

“那么过了树林那头呢？”他问，“那阴阴蓝蓝，看起来像山丘，又或许不是的地方。有个东西看似城镇烟雾，或者那只是浮云？”

“过了野树林就是大世界。”老鼠说，“是跟你我都不相干的东西。我从没去过那里，以后也不会去，要是你有一点儿脑子的话，也不要去。拜托，以后千万别再提它了。好啦！我们总算到达回流处了，午餐就在这里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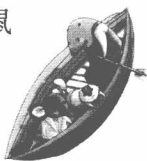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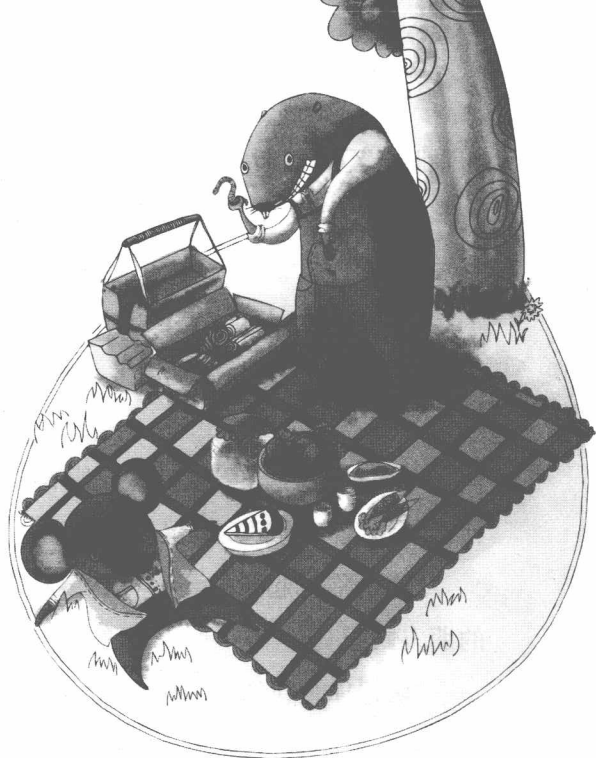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离开主流，将船划进一个乍看之下像是被陆地封锁的小湖。湖的两侧都是青草坡，平静的水面下能看到像蛇一般蜿蜒曲折的褐色树根。而他俩的前方则是一座矮坝，

旁边并立着一轮滴答不停的水车车轮，车轮转动间又显现出一座砌着灰色三角墙的磨坊。眼前的画面是如此美妙，鼯鼠不由得高举两只前爪，喘着气声声赞叹：“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”

老鼠把船荡到岸边系牢，又把笨手笨脚的鼯鼠扶上岸，同时将午餐篮子甩上来。

鼯鼠央求着准许他亲自打开餐篮，老鼠非常乐意满足他的愿望。于是他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休息，让他那兴奋的新朋友去抖开桌巾铺好，一一取出所有神秘的小包包。鼯鼠每拆一个包包就为里头意想不到的东西轻呼，并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摆设妥当。待一切就绪后，老鼠便招呼道：“来吧，老兄，痛快吃！”鼯鼠欣然从命。因为他就像大伙儿可能有的作风一样，一大清早就开始春季大扫除，中间也没吃东西没喝茶。而从那个在如今感觉仿佛经过许多天的遥远时刻到现在，他又已经历过好多事情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老鼠问。这时，两人稍稍止饥，鼯鼠





的眼睛已经可以暂离餐巾到处张望了。

“我在看，”鼯鼠说，“那一连串沿着水面移动的水泡。我觉得怪有趣的。”

“水泡？哦噢！”老鼠放开胸怀、殷勤地吱吱畅笑。

堤岸边缘露出一张闪着水光的大嘴巴，水獭冒出身来，抖掉毛皮上的水珠。

“两只贪吃鬼！”他打量几眼，朝着那些食物走来，“为什么不邀我一起啊，老鼠！”

“这是临时起意的。”老鼠解释，“顺便向你介绍——我的朋友鼯鼠先生。”

“认识你是我的荣幸。”水獭说着，两只动物从此成为了朋友。

“到处都好喧闹哇！”水獭接着又表示，“整个世界好像都在今天到河上来了。我特地跑到这个地方来想要清净一下，结果却碰上你们这两个家伙！至少——嗯，很抱歉，我压根儿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后方的树篱传来沙沙声，这树篱还浓浓密密覆满去年的老叶。一颗长条纹的脑袋钻出来窥望他们，脑袋后面耸着一副高高的肩膀。

“来吧，老獾！”老鼠高喊。

獾朝前迈出一两步，随后嘀咕一声：“哼！一群人。”便转过身去，消失无踪。

“他就是这样！”老鼠耸耸肩，“非常讨厌交际，今天